

神的后花园

王族 著

图瓦人，自称是成吉思汗当年西征欧亚时，留驻的士兵的后裔，因生活方式独特，居住环境优美，被称为是居住在“后花园”里的人。此书为第一部写中国图瓦人的文学作品。

南方出版社
NANFANG DAILY PRESS



神的后花园

王族 著



南方日报出版社

NANFANG DAILY PRESS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神的后花园 / 王族著. — 广州 : 南方日报出版社, 2014. 12
ISBN 978-7-5491-0994-4

I. ①神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76629 号

神的后花园

著 者: 王 族

出版发行: 南方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 广州市广州大道中 289 号

电 话: (020) 87373998-8502

责任编辑: 刘志一

责任技编: 王兰

责任校对: 阮昌汉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广州市怡升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9mm×1194mm 1/16

印 张: 18

字 数: 320 千字

版 次: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6.00 元

投稿热线: (020) 87373998-8503 读者热线: (020) 87373998-8502

网址: <http://www.nanfangdaily.com.cn/press> <http://www.southcn.com/ebook>

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目录

Contents

卷一 栅栏内外

村庄上空的鹰 / 002

127道栅栏 / 006

水与火 / 012

甘甜的泉水 / 019

与“2”有关的事情 / 022

小路蠕动 / 026

旧房子、新房子 / 030

抢羊皮：结婚之一幕 / 034

两个学校 / 038

卷二 烟尘腾起

一匹马在望着远处 / 044

烟尘腾起 / 046

数羊 / 050

三个汉族人 / 053

一个没有留下姓名的人 / 059

男人们都走了 / 061
补靴子 / 065
酒神 / 067
用一只眼睛同时看太阳和月亮 / 072
面子 / 075
细狗 / 080
春天的秘密 / 082
岩画 / 085
守望石人 / 088

卷三 传奇六种

天之子 / 092
吹笛者阿尔布养 / 096
神枪手买根合斯 / 098
金子丢了 / 102
最后一头驴 / 105
白狼留下狼髀石 / 108

卷四 明亮的器具

苏尔 / 120
斧头 / 123
甩鞭 / 127
马鞍子 / 130
扇镰 / 134

卷五 坡上舞者

- 大地的外衣 / 140
枯树的生命 / 143
听歌 / 146
马车翻了 / 150
一部废电话机 / 154
阴山之石 / 157
世界何以丰富 / 160
行走 / 165
格那斯长大了 / 171
敖包 / 174
根比树长 / 179
低语 / 182

卷六 游牧者的身姿

- 燃烧的牧道 / 188
头羊 / 191
那仁牧场 / 195
绝境中的生命 / 199
羊吃羊的故事 / 204
羊怎样看人 / 207
马鞭子 / 210
巴特尔 / 212
水和草 / 220
寂静的河 / 226
两棵树 / 230

帐篷被风刮走了 / 233

奔跑的牛 / 235

高处的窗口 / 240

最后一场雨 / 242

夜遇阿克哈巴河 / 245

回到村庄 / 247

卷七 大雪飘飘

对一场雪的细致叙述 / 252

雪崩之美 / 256

谶言 / 261

死亡背后 / 266

有关雪鸡的故事 / 271

大雪飘飘 / 274

大雪压断了树枝 / 278

卷一 栅栏内外



村庄上空的鹰

一只鹰在白哈巴村上空飞翔。刚来白哈巴村的时候，我便发现有一只鹰盘旋在白哈巴村上空，正午的天空没有一朵云彩，因而这只鹰便颇为显眼，当它从松林里突然飞出时，真像松林向天空刺出了一把刀子。鹰在飞，然双翅却凝住不动，阳光照在上面，使双翅变得更像两把明亮的刀剑。鹰的速度很快，且直线型飞翔；对它而言，天空中似乎有无数个无形的圣殿，它飞到一个后领受了光荣，然后又向下一个飞去。

“鹰——”孩子们看见了鹰，便大叫起来。大人们却不动声色，抬头望一眼天空中的鹰，又低下头干活。孩子们跟着鹰跑，双手展开做飞翔状，跑着跑着发现跟不上鹰的速度，只好停下抬头向天空张望，但天空中却已经没有了鹰的影子。鹰早已停下，蹲踞在山头上向下张望着他们。大人们也像鹰一样在看着孩子们。孩子们想学鹰。其实每个人都想当天空中自由飞翔的鹰，但谁也不知道就在他学飞翔或者飞翔的时候，是什么正躲在高处静静地看着他。

我曾在西藏阿里听过一件人与鹰的故事。一只鹰栖身于一户藏民的石头屋顶数载，他却未曾发现。后来他去神山朝拜，那只鹰便整日在他头顶飞翔，他走到哪里它飞到哪里。寺里的一位喇嘛看见了这一幕，对他说：“你带着肉身上路后，你的灵魂在天上飞。”他不解。喇嘛便对他说：“你看，有一只鹰在跟着你。”他抬头一望，果然有一只鹰。后来的几天，他便时时刻刻能感觉到一只鹰在自己头顶飞翔。到了神山底下，看到圣洁的雪峰的一瞬，他内心一阵冲动，向着神山跪下了。这时候，那只鹰振翅向神山飞去，

绕着神山旋转了一圈。他顿时泪流满面，觉得在这一刻自己也飞升了，在向着神山飞翔过去，围绕着圣洁的峰顶在旋转。朝圣完毕回到家乡后，他从此内心安宁，神情肃穆——一只鹰，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飞翔，带着神灵的启示，带着一份祈祷，同时，也带着一份祝福。

由鹰想到这个村庄的历史。居住在白哈巴村的是目前已经为数不多的图瓦人，他们的历史颇为神奇。成吉思汗西征欧亚，大军如潮水一般从蒙古高原一泻而下，让欧洲惊呼：上帝之鞭出现了。返回时，他的儿子左车在当时的图瓦征一部分图瓦人，让他们前往马尔罕湖边驻守。路过现在的白哈巴村时，见该地山清水秀，土地肥沃，有一个很大的湖（现在的喀纳斯湖），流动着像乳汁一般的湖水，便让那一部分图瓦人驻守，并授他们科克盟科克。

“科克盟科克”的意思是蓝领带。从此，这一部分图瓦人佩戴蓝领带，在这里巡逻执勤。在成吉思汗的军队中，上等士兵戴盔，戴领带者仅次于他们。后来，大汗创造的神话帝国如一轮夕阳陨落，大汗的子孙们从中原返回西



居住在“神的后花园”里的图瓦人

域，各自为部，分割地盘，这一部分图瓦人便被遗忘了。他们将蓝领带从脖子上取下，将士兵服装收起，变成了老百姓。

平静的时间恍若一个巨大的容器，装下了这个村庄的历史，这多么像湛蓝透彻、没有一丝云彩的天空只有一只漫不经心飞翔的鹰，让人感觉到一种平静的力量。

平时，天空是鹰的舞台，它们可以在天空中尽情舞蹈。天空是高远的，舞蹈者的舞姿必受其影响，渐渐变得刚烈勇猛；天空又是空旷博大的，舞者在天空起浮，身姿必被影响着变得飘逸沉迷。鹰是鸟群中的血性男儿，总是向着辽远的天空飞翔。飞得越高，它便越是执着。看鹰，一般可选在高原，天地开阔，见它们越飞越远，慢慢变成天穹之中的一个黑点，几乎快要消失，快要被云朵淹没，但却始终向前移动，一直飞向天边。最后，你的眼睛望得发酸了、发疼了，只好低下头歇息。这时候，你知道那只鹰还在天上，你已经无法再用凝望的方式追随它，但你的心里充满祝福与向往。你祝福它飞得更高，实际上，你相信它会飞到一个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的地方。因而，你又对它充满向往。起风的时候，是鹰飞到高潮之际。鹰总是逆风飞扬，猛烈吹过来的大风如同一把把利刃欲把它削割，也如同一双大手要将它扼制、揉捏、粉碎。这时候，你细细看看天空中的鹰吧，它会突然加快速度掠上天空。它像是对大风等待已久，在这一刻将体内的全部力量爆发而出，使自己的身体变成一把刀子，向大风的身体深处刺去，直抵要害部位。这时候，天空就变成了一个战场，鹰变成了一个战斗者，一场生与死的厮杀由生命的表演、美的上升和力量的分娩来完成。

这样的鹰之飞翔，在西藏和新疆随处可见。这是一种文字，是一种地域的符号。

白哈巴村的这只鹰稍显平和一些。它只是在林子上空盘旋，久久不肯离去。按说，村子上空的范围实际上很小，它要是展开双翅飞翔，很快就会飞出村子。但它似乎很有耐心，冷静地把握着自己的速度，绕着村子缓缓飞动。有几只乌鸦发现了它，似乎要挑逗它，往它身上扑，它巧妙地躲开它们，仍坚持着刚才的姿势和方向。乌鸦们兴起，便去追它，它稍微加快速度，便把乌鸦们甩在了身后。乌鸦们欲再追，但因自己的姿势实在太笨拙，无法贴近它，便只好作罢。天空重新又变得辽远而宁静起来，一只鹰从村东

飞到村西，又从村西飞到村东，再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它。

下午的时候，它飞到村西的一块石头上空，缓缓落下。我以为它飞累了，要在那块石头上歇息，但它却丝毫没有疲惫的样子，蹲踞在石头上，像一个沉思的人一样望着白哈巴村。

下午的村庄是静悄悄的，男人们都已经出去打马草了，女人们坐在家里做酸奶，村中不见一个走动的人。蹲在石头上的这只鹰似乎要和村庄的寂静保持一致，不再起飞。这一时刻的白哈巴村更显古老和质朴，像是已深深地陷入了一个长梦之中。而从远处看，沉静的木板屋、被阳光照亮的松树、静静流淌的小河，以及一动不动蹲在石头上的鹰，组成了一幅非常典雅宁静的图画。

偶尔，有几个小孩从家中跑出，鹰便扭头望着他们。孩子们玩了一会儿，便一个个都回家了。它把头抬了抬，又望着村庄，久久不再动一下。黄昏终于降临了，每家每户都升起了炊烟，牛羊们嚎叫着向各自的圈走去。打马草的男人们驾着拉马草的马车也回来了，马车走得很慢，越过那条小河，向各自的家里返回。最后，那些去放羊和放马的人独自回来了，正是水草旺盛的时节，它们将羊和马放在外面，让他们在晚上接着吃草。而他们则快马加鞭，向村子里疾驶而来。村子里现在虽然处处可见骑马的人，但能长途骑马者却不多见。所以，这些外出放牧的人就是某种意义上的骑手，来来回回总是把马打得飞快，似乎自己是村子里的骑手代表。

就在这些骑手出现在山坡上的一瞬，那只鹰突然一跃而起，向着他们的方向飞了过去。飞到他们头顶，一转身便与他们一起向村子方向迅驰。马跑得很快，它亦快速向前飞翔。一时间，奔驰的马群，矫健的骑手，飞翔的鹰构成了天地之间一幅极具动感的图画。它们身边不断闪过山脉和树木，不断地又有新的景物映衬着它们，使它们变幻出极其美丽的景致。噢，鹰在等待着奔跑的马回来时，才又开始飞翔。马跑得越快，它飞得越快。

第二天，我发现那只鹰又在村庄上空盘旋。村子里有一群牛羊在吃草，它们吃到哪里，它便飞到哪里。如果打个比方，白哈巴村像一只饱含深情的眼眸，那么这只鹰就是它时时转动的眼神。

整整一天，一只鹰始终跟着村子里的牛羊在飞翔。

127道栅栏

鱼在水里，鸟儿在天空中，人在栅栏内。

白哈巴村有127道栅栏。

这是我坐在村子对面的山坡上用了一个多小时才数清的。每家图瓦人的房前都有栅栏，大门就在栅栏的中间；房后也有栅栏，大多用于围住牛羊圈。在房后栅栏的外面还有栅栏，用于围住菜地。一般人家有这么三道栅栏就够了，将院子、牛羊圈、菜地圈在一起，使之成为一个被统一起来的世界。但有的人家却有好几道栅栏，横横竖竖布于房前屋后，似是有许多东西需要圈住。赛尔江家就有7个栅栏，家用的4个，小商店2个，为了使家和小商店隔开，中间又竖了1个。图瓦人对栅栏很重视，无论在哪里安家，都必须修栅栏。白哈巴村背后的山坡上有一家人，离村子很远，平时甚至和村子里的人很少来往。我想，他们家就没有必要用栅栏了吧。然而等我爬上去一看，整整齐齐的四道栅栏分布于房前屋后，丝毫没有散乱随便之意。村子里的房子比较拥挤，因而栅栏也不够整齐，横七竖八的，只是从房子与房子的空隙间穿过。但这户人家的栅栏则因为四周皆为空地，而显得很很漂亮。房子是新盖的，木板还保持着明亮的颜色，房子的四周用四道栅栏围住，既与空旷的山坡无脱离之感，又使自身显得紧凑。主人将一匹马拴于屋后，远远地看上去，马犹如守护着房屋的士兵。敲开房门，与主人聊起栅栏，原来，图瓦人盖房子之前先要修栅栏，没有栅栏就不能修房子，栅栏的基本功能是起保护作用，但在图瓦人心目中，它的分量显然是重而又重的。



每家图瓦人的房前屋后都有栅栏

其实，图瓦人修栅栏并不难，村子后面就是成片的松林，一棵棵松树长得笔直挺拔，是做栅栏的好材料。图瓦人从山上选好木料，拉到门前一根一根打好连接口，往上一卡就行了。一般情况下，盖一座房子得两三个月，但栅栏用两三天时间就可以完成。栅栏修好了，就接着修大门。图瓦人的大门一般有两种：一种是活动门，人出出进进推动即可；另一种是横杆门，栅栏的连接处别着三四根细木头，要出门了，将这几根木头取下，人出来了再别进去。这也是一种门，简单之极。但这种门却有很高的地位，不像那种活动门，你要去谁家里了，一推门即可进入。这种门是不能随便动的，你走到这种门的栅栏外要先向主人喊叫一声，报上自己的姓名，说明来意，主人才会出来给你开门。这种门须主人亲自开才行，谁也不能擅自动手。我想，这种门肯定是图瓦人继承的某种古老的传统。古老的东西都有深深的根源，都包含着民族尊严和严厉的生存规则。由于时间的原因，这些东西慢慢地就不能再存在了，被另一些东西替代和浓缩，但哪怕它再浓缩，也不失其基本的原则。

房子后面的栅栏一般都很长，一根木头接一根木头，颇具流线美。人们

要去山上打柴了，顺着房子后面的栅栏出去，晚上再顺着那条路回来。时间长了，每道栅栏旁边都有一条路。每家都有栅栏，所以，每家人都走自己栅栏下的那条路，绝不轻易走到别人家栅栏下。就连牛羊也认得自家的栅栏，早出晚归走到村口了，就自觉散开，顺着自家的栅栏返回。在白哈巴村，人和家畜在许多事情上都坚持着共同的原则。这里是遥远而又古老的，是西北以西的边缘部落，家畜们似乎早已懂得了人的心思，时不时地就表现出和人相通的东西。

奇迹就在我注视着栅栏时在我面前出现了。础鲁今年要结婚，眼下正忙着盖房子，当然，房子前后左右的栅栏是早已修好了的。他将刨下的木屑和废木板从房中扔出，在栅栏外堆成了几座小山。这时候，就有两头牛和一匹马走了过来，用嘴哄那些杂物。它们是础鲁家的牲畜，见础鲁在这里盖房子，就不去山坡上吃草了，成天在这里打转。我感到奇怪，问础鲁这是怎么回事。础鲁笑着说，马和牛也在给自己弄家呢！他用手一指牛的方向说：“以后那个地方就是牛圈。”又用手一指马说，“它的家在这个地方。马和牛聪明得很，自从我在这里修栅栏，就知道它们的家在哪个位置。”

我望着牛和马，顿觉它们用一种无声的语言正轻轻向我诉说着什么。

在村里，索伦格的栅栏最具规模，房前屋后的两道栅栏修得笔直而整齐，尤其是房前的一道显得尤为漂亮，远远地看上去，使整个院落显得庄严肃穆。我去他家喝奶茶，走到栅栏前喊他三遍都没有反应，正要离去，却见一个人从屋内出来招手示意我进屋。进了屋，才知道索伦格一大早去套兔子了，盛夏时节山林里有很多兔子，索伦格将铁丝做成套子布在林子里，一夜之间就可以套不少。每天早晨和下午，正是去林子里收兔子的时候。坐等索伦格，我便与他的这位朋友聊天。我们说起栅栏，他给我讲了一个有关栅栏的故事。以前，人们修栅栏时要做好几天的准备，这些准备包括宰一只羊吃，喝一场酒，但却要注意很多事项，比如不能在野外点火，不能和女人同房，不能骂人等等，否则，修栅栏的时候就会出事，有人就因为不注意这些，修到中间栅栏突然就倒了。有一个人在栅栏倒了后，冲进屋里给了妻子一记耳光，大骂，都是你昨天晚上干的好事，我不管了，你去把栅栏修好。妻子挨了打十分恼火，坐着不动。他骂得急了，她便反驳一句，事情少了你昨天晚上能干成吗，还不是你先骑到我身上的？此事传到村子里，大家都笑

话他，觉得他真是好笑，栅栏没修好在妻子身上出气，也不含蓄一些，像他这样的人可能一辈子也未必能修一道好栅栏。

由这件事，又说到索伦格修栅栏的事情。正式修栅栏的那天早上，索伦格一打开门就看见一个人向他家走来，他心中一动，想，有喜，贵人来了。他庄重地迎住那人，邀他到屋内喝奶茶。喝毕，索伦格请他为自己劈开第一根木头。那个人本来是找索伦格借盐的，一看人家有喜事便张不开口了，反之，觉得索伦格修栅栏是大事，就留下来帮他干了一天活。晚上回到家，老婆怒气冲天，他这才想起借盐的事情。他向老婆解释：“人家修栅栏嘛，我怎么能好意思开口呢？”

老婆更是生气：“你知不知道没盐做饭，我饿了一整天。”

“知道。”

“那你说，现在怎么办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，天都黑了。”

妻子不再理他，独自去睡了。

索伦格听说了这件事，手里提着一公斤盐去他家安慰他，两个人漫无目的地聊着一些闲话，一个多小时后索伦格起身告辞，他一激动拉住索伦格的手说：“走，到你的栅栏跟前去，那天给你帮忙，我心里不高兴，有两个地方偷工了，你的栅栏本来可以立20年，我那么一弄可能只能立15年。”索伦格先是惊讶，后又变得激动，一把拉住他的手向自家的栅栏走去。两个人很快把栅栏修好了。索伦格对他说：“那一公斤盐不用还了，送给你了。”因为栅栏，一个人可以改变一天中最重要的事情，也可以使自己为以前干过的错事幡然醒悟。栅栏，虽然围护着每户人家的院落，但它以另一种形式维护着图瓦人的心灵，谁也无法背叛它，就像它从来不会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一样。

后来又听说了两只狼和栅栏的事情。

一天，两只狼从山坡上走进了村子里。当时是早晨，草上铺满露珠，两只狼也许是被露珠迷住了，一副沉醉的样子，直到走到村子中间才有了反应，但它们却回不去了，人们早已悄悄形成了一个包围圈，将它们围在了一个栅栏前。人们对狼恨之入骨，现在它们自己送上门来，岂有不打之理。人们举着木棒和刀，一步步向它们逼近，它们发出惊恐的嗥叫，退到栅栏跟前便再也无法后退了。人们一拥而上，手中的刀棒纷纷击出，它们哀号着左右

冲突，慌乱中，那只公狼被击倒在地，而那只母狼则冲出人群跑上了山顶。整整一天，那只母狼在向村里张望，在村里，人们把公狼的身体剁成碎块，每家每户分了一份，那张皮子被剥下后搭在栅栏上，一下子比它的身体大了好几倍。狼皮都很值钱，人们要把这张皮子卖个好价钱。

下午，那只母狼悄悄进入村庄，贴着一家人的栅栏慢慢前行，不一会儿就走到了那张公狼的皮子跟前，它猛跑几步一头撞向那道栅栏，在栅栏歪倒下的一瞬，它伏在那张皮子底下，让那张皮子落在了自己身上。它驮着皮子往回走，不料却被一只狗看见了，狗汪汪一叫，村里人马上便赶了过来，它只好把那张皮子从身上抖落掉，跑回山顶去。

夕阳快要落山时，它又潜进了村子，但在快要接近那张皮子时，又被人们发现了。这次人们将它围得严严实实，它数次冲击都无法突围出去，人们手里的刀棒越来越近，它已没有了退路，它扭头看了一眼那张皮子，嘶鸣一声一头撞向栅栏中最粗的一根木头，一声闷响，它被撞得头破血流，倒在了那张皮子底下。人们很是惊讶，一只狼自己把自己撞死了。

村里人很惊讶，不知该如何处理这只母狼。如果是人们把它围住，用乱棒乱刀将它打死或砍死，谁也不会感到意外。但它却自己选择了死亡，这就让人有些不解了，而且它在选择死亡的时候，倒在了那张公狼的皮子底下，让人觉得它就是死，也要死在曾经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公狼身边。

那个栅栏经它撞击后不久就倒了，村子里很少有倒栅栏的事情，人们一边收拾倒下的栅栏，一边气愤地骂狼。后来，人们发现村里的牛羊走近那道栅栏时，会很惊恐地转身跑开。为什么会是这样，谁也说不清原因。

有了栅栏，就有了家。所以，图瓦人不论走多远，只要心里有家里的栅栏，只要在出门时将栅栏门关上了，就了无牵挂。前年，村子里的男人们去那仁牧场放牧。大家在白哈巴村时都是熟人，牛羊和马在村子里时也都都很熟悉，到了牧场后，大家相处得很愉快，将牛羊和马赶到山坡上，他们就一起喝酒、唱歌、跳舞，日子过得无比舒服。这时候，从喀纳斯湖方向来了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，没有帐篷，也没有牛羊。原来，他们自由恋爱，但却遭到家人的反对，不得已只好逃了出来。大家一商量，每人给他们一只小羊羔，让他们在那仁牧场扎根。当晚，大家给他俩举行了婚礼。空旷的牧场上歌声飞扬，酒香弥漫，每个人都觉得如同在给自己的弟妹举行婚礼一样兴奋。第